

谢倩霓

不曾改变的呼吸

自己竟然能与陈羽飞成为同桌，李红艳真是喜出望外。

陈羽飞，一听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像轻盈的羽毛一样漫天飞舞，多么浪漫，多么富有魅力啊！哪里像自己的名字，李红艳，要多俗气有多俗气。据说生她的时候，家里院子里的鸡冠花开得正旺，红艳艳，肥嘟嘟，爸爸随口就给她取了个“红艳”的名字，还很得意地说：“女孩子叫红艳，蛮好听的。”

院子里长鸡冠花的家，当然是乡下的那个家。现在那个家里，只剩下爷爷奶奶了，李红艳和爸爸妈妈，差不多半年前就从乡下搬到了城里。

李红艳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书包放到新座位上，坐下以前，对陈羽飞讨好地一笑。

陈羽飞嘴角动一动，算是回答。

陈羽飞原来的同桌随父母出国了，一直一个人坐在最后面的插班生李红艳就幸运地补了空缺。

对于陈羽飞的冷淡反应，李红艳并不在意，她相信妈妈的话，以心换心。从小，妈妈就一直这样教导她，好好地对待别人，人家也会好好地待你的。

对于妈妈，还有爸爸，李红艳都是很迷信的。她的爸爸妈妈都是初中毕业生，在以前的乡下，初中毕业生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李红艳的爸爸妈妈能够发财。他们是靠养水产发的财。发了多大的财，李红艳不清楚，反正她家在城里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大房子，李红艳也交了一大笔转学费，插班到现在的这所中学念初二。

坐在陈羽飞的身边，不时偷偷地看一眼她洁净细致的侧面像，李红艳真是觉得非常快乐。自己终于有同桌了，而且是这么出色的同桌！李红艳并不太在意陈羽飞对自己的冷淡，谁让自己身材粗粗，皮肤黑黑，穿着打扮一点也不人流呢。不过，自己一心地对陈羽飞好，她最后总会对自己也好的吧！

一下课，李红艳还未来得及开口说一句话，陈羽飞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一样飞离了座位，飞到最后一排齐力的座位边，毫不掩饰地大声说：“阿齐 周末我们去钓虾好不好？”

李红艳怀疑自己听错了。钓虾？钓虾有什么好玩的？而且还要大老远地跑到乡下去呢。

阿齐，也就是齐力，他是班上的体育委员，是班上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夸张地耸耸肩膀，说：“钓虾？哪儿有虾啊？是坐火车到乡下去还是乘飞机到海边去？”

陈羽飞娇嗔地在齐力手臂上拍一下：“真是老土！绿女神饭店最新引进的休闲项目都不知道！就在饭店底层啦，人造大水池 里面放的是泰国沼虾，个儿很大的，很好钓。钓上来的虾 可以在饭店当场加工 当场品尝 是不是很过瘾？”

“这主意听起来还不错，算上我。”赵天说。赵天是齐力的同桌。

李红艳知道，他们几个，另外再加上几个次要人物，是班上的一个小圈子。他们成绩灰不溜秋，在班上却极有市场。他们

是班里的时尚谍报员 所有最新的流行 最新的‘星’闻 都是从他们嘴里传播出来的。而陈羽飞，是这个圈子里的精灵。

有时课间，远远地看着陈羽飞像一片真正的羽毛一样快乐地舞动在教室的每一个角落，李红艳会非常迷惑。以前在乡下，成绩是最重要的，所以，家里穷得叮当响但成绩优异的左朴能够一直占据班级甚至年级宠儿的宝座（他现在不知道好不好？李红艳有时候很想念他）

而在这里，成绩优秀的同学当然仍是班里的宝，但他们沉默寡言，除了考试或参加什么竞赛，平常的日子他们并不引人注目。反倒是陈羽飞他们一伙，是枯燥的两点一线生活里的亮点呢。很多同学都愿意在课间跟他们打交道，听他们说今年的秋天将流行什么，王菲和谢霆锋闹姐弟恋等小道新闻。有一次，邻班的两个女孩为王菲到底大谢霆锋几岁争论不休，来找陈羽飞，陈羽飞非常权威地说：“十一岁！”那气派 那架式 唉 真是让李红艳满心羡慕。

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上，李红艳忍不住轻声问陈羽飞：“你们明天真的要去钓虾吗？”

陈羽飞有些意外地看她一眼 说：“是啊 我们每个周末都要出去休闲的。”

“休闲”这个充满情调的字眼终于使李红艳下定了决心，她说话变得有点儿结结巴巴：“我，我想去看你们钓虾，不知可不可以？”

看着李红艳满脸的羡慕和惶恐，陈羽飞嘴角浮起一丝含义不明的笑容：“你可以呀 随便。”

李红艳拿不准陈羽飞到底是高兴她去还是不高兴她去。但不管怎样 她答应了 李红艳因此非常感谢她。

说实话，到城里几个月以来，李红艳一直过得很不快乐。在

班里，她没有一个朋友，她一直一个人坐在后面，连找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班里的女生各有各的圈子，每一个圈子都牢不可破。她插不进任何一个圈子里去。

课间独自坐在座位上，李红艳的思绪有时候会突然跳到以前乡间的教室里去。那时候李红艳经常眉飞色舞，女孩子们围着她，争着看她戴的会叫的电子表，或者新奇好看的玩具。李红艳一向是很大方的，任何人都可以试用她的新东西。有时传来传去，弄丢了，李红艳虽然很心痛，却也并不责怪谁。不过，左朴是很少加入这种试用的行列的。有时李红艳特意将一支好看又好用的圆珠笔送给他，他也只是笑笑，却不肯收下。这时李红艳就会骂他：“死脑筋！”左朴也不生气，仍旧只是笑笑。

有时候呢，女孩子围着李红艳是问她数学题。李红艳以前的数学是学得非常好的，成绩仅次于左朴。她甚至与左朴一起代表学校到县里去参加过一次数学竞赛呢。

不过现在，她的成绩有点跟不上趟了。这里进度不一样，老师的教学方法也不一样。有时老师一高兴，讲起城里话来，李红艳更是听都听不懂。反正，李红艳觉得现在自己的脑子就像塞满了稠稠的糨糊，搅都搅不动。

自己以前竟然是班里的数学尖子之一，这件事想起来简直有点儿不可思议。

李红艳很重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候的李红艳是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手里拿着书，却并没有看。

星期六的早晨很安静，似乎整个住宅区的人都在睡懒觉。阳光已经出来了，在离阳台一点点远的地方快乐地流淌着。

妈妈正在掂着脚尖晾衣服，听见她叹气，回过头来问她：“艳艳，怎么啦？”

李红艳说：“没什么。”想了想又说：“我下午要出去，跟我们同学去玩。”

“跟同学去玩？艳艳你在班里交上朋友啦？是男的还是女的？”

妈妈兴奋的神情令李红艳感动。她知道，其实爸爸妈妈一直很担心她，妈妈甚至想将她再送回乡下去。“还是乡下人好。待人实在。”妈妈说。但爸爸不同意，爸爸是这样说的：“一个人不可能总是躲在角落里，总是要走出来的，迟出来不如早出来。”

李红艳回答妈妈刚才的话：“男的女的都有。领头的是个女同学，很时髦的，在班上很有地位。她现在是我同桌呢，跟我关系很好的！”说到后来，李红艳不知怎么吹起牛来了。她的脸有一点红。

妈妈没注意到她的脸红，她一迭声地说：“这就好这就好！时髦的城里女孩都懂事，见识广。你要多跟她学学。”说着，妈妈从口袋里摸出一百块钱来：“带点钱在身上，城里的孩子花钱都很大方的，不要让人小瞧了你。”

临出门时，李红艳又在自己平常存下来的零用钱里拿了一百元。绿女神饭店她是知道的，一座带后花园的四星级酒店，李红艳从来没有进去过，不知道里面是怎样的花费，还有什么泰国虾，一定也很贵吧。总之，多带点钱在身上，可以壮胆，以防第一次就在陈羽飞他们面前丢丑。

李红艳特意比约定的时间晚去了一刻钟，因为她害怕一个人呆在陌生又高雅的地方。

迎着他们走过去时，李红艳感到自己脸上的笑有点像是刚在冰箱里冻过，又平板又僵硬。齐力首先发现了她，他毫不掩饰地“噢”了一声，这一声“噢”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目光里全是惊奇和意外。

李红艳尴尬地停住了脚步。陈羽飞没对他们说我要来吗？

她抬眼去看陈羽飞，陈羽飞的脸上居然也是一副吃惊的样子，她一定只将李红艳的话当成耳边风，没想到她真的会来的吧。

还好，她立刻就露出了笑脸，说：“欢迎欢迎，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休闲行列。”

她这一说，别的人也都露出了友好的笑容。

李红艳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穿着白制服、带着红帽子的服务生给他们每人送来一根精致的钓竿、一小碟新鲜鸡肝做成的饵，和一只装有清水的小白瓷盆——用来装钓起来的虾。

李红艳别扭地坐在有着精致扶手的白色休闲椅上，将装好饵的钓竿小心翼翼地伸进清澈见底的池水中。很大的泰国虾就那么呆呆地、一动不动地伏在那里。不知为什么，李红艳突然觉得这样的钓虾方式有点好笑，甚至有点装腔作势，一切都一目了然，没有了一点点等待中的猜测和兴奋。

以前在乡下，钓鱼、钓虾是在水草掩映的小河里进行的。河里有没有鱼呢？有没有虾呢？有多大呢？一切都是未知数，一切都只有真正钓上来才能明了。那种猜测、等待和焦虑，才是垂钓者的最大乐趣呢。

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一个小时，李红艳才钓上来六只虾。别人的战绩也差不多。陈羽飞甩甩头发，说：“不合算不合算，一个小时三十块钱，等于一只虾要五块钱呢。”

李红艳这才知道这种“休闲”的价钱。她心里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一个小时三十元确实不值得，不仅不值得，简直还有点莫名其妙。但好歹比自己预想的要便宜多了，自己带的钱绰绰有余呢。

齐力潇洒地冲不远处立着的服务生打了一个响指：“买单！”

陈羽飞快速地瞟了李红艳一眼。

李红艳急忙掏口袋，一下子将二百元钱全部掏出来了：“我这儿有钱。”

“呀，你带了这么多钱呀！”陈羽飞凑过头来。

李红艳有点迟疑地将钱递给她。

“嗨，这儿有钱，每人三十，六个人一百八，还可以找回二十块钱零头呢。”陈羽飞朝齐力飞舞着手中的钞票。

服务生接过了陈羽飞手中的钞票，走回账台，很快就拿回来收据和二十元找头，交到陈羽飞手里。

陈羽飞将钱还给李红艳：“还给你啦！”

一直到回到家坐在沙发上，李红艳还有点回不过神儿来。她一直没弄明白陈羽飞是什么意思，是他们借她的钱呢，还是算她一个人请客呢？

“咣当”一声，是妈妈开门进来了。热死人的初秋天气，妈妈却穿着厚厚的劳动裤，脚上还套着一双长长的黑色橡胶靴。

“噢，艳艳回来啦。玩得还好吗？”妈妈抹一把脸上的汗，急急忙忙进到厨房去找什么，一边回过头来问李红艳。

“好，玩得很好。”李红艳愣了一下，赶紧回答。

“这样就好。以后多跟同学出去玩玩，不要老是一个人闷在家里。要钱用就跟妈妈说。不过也不能大手大脚，爸爸妈妈挣的都是辛苦钱。”妈妈找了一大包黑塑料装出来，又匆匆忙忙出门去了。

李红艳继续坐在沙发上发愣。

星期一，李红艳走进教室时，陈羽飞正在声情并茂地向几个女孩子说着周末的休闲新活动。看见李红艳进来，她朝她很洋派地挥挥手，声音很大地“嗨”了一声，几个女孩子一齐转过头来

看李红艳。第一次受到这么多人的注目，李红艳脸都有点红了，她兴奋又慌乱地冲大家一点头。

陈羽飞继续刚才的话题：“钓上来的虾我们没有在饭店加工 加工费很贵的 不合算。”

李红艳眼巴巴地站在一边，盯着陈羽飞快速开合的两片红唇 她真希望陈羽飞能告诉大家 李红艳也去钓虾啦 并且 还是她买的单呢！

可是，一直到上课铃响起，李红艳也没能等到她想听到的话。

接下来的几天 李红艳一直有些心神不宁 她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是等陈羽飞他们还钱，还是希望能听到一声友好的“谢谢” 李红艳自己都不太清楚。并且 她也不愿意自己真的很清楚地去想这件事，这样，就显得她太小气了。对了，一定是自己太小气啦，所以一直牵牵挂挂，总觉得这件事没有完结。

其实 现在陈羽飞对李红艳是很友好的 每次李红艳对她微笑，陈羽飞都会以她特有的热情而略带夸张的方式回报给李红艳一个洋派的手势。受她感染，他们那个小圈子里的人见到李红艳也不像以前一样视而不见了，有时也会对她报以微笑。

这就够了。现在大家是朋友呀，朋友之间不言利。

李红艳现在变得有点快乐起来了。她觉得自己快要 不是已经，进入一个小圈子了。

所以，当在座位上听陈羽飞和赵天在悄悄地商量给齐力买什么生日礼物时，李红艳觉得自己也应当参加。

“今天是齐力过生日吗 要是买礼物 也算上我一份吧。”李红艳大胆插言。

陈羽飞抬起头来看着李红艳，说：“我们准备买一个冰淇淋蛋糕送给齐力。冰淇淋蛋糕知道吗？现在最时新的生日蛋糕。

你现在身上带钱没有？”

李红艳不自觉地摸了摸口袋，她口袋里一直有钱，她每天都习惯于带着钱上学，她觉得这样有一种安全感。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她没有一个朋友，爸爸妈妈有时忙生意要忙到半夜，她还得自己在外面吃饭呢。

现在她口袋里装有一百五十元钱。

陈羽飞注意到了摸口袋的手：“呀，你真带钱啦？”

李红艳掏出钱：“只有一百五十元，不知买冰淇淋蛋糕够不够？”

陈羽飞将折得细细的钱展开来，一张一百元的，一张五十元的。“应该够了吧！我们放学的时候就直接到蛋糕店去订好，叫他们晚上送到齐力家去。晚上你没事吧？一起去玩！”

李红艳忙不迭地点头，一面掏出纸笔，仔细地记下齐力家的地址。

这一次李红艳没有迟到，她准时地，并且有些理直气壮地按响了齐力家的门铃。

令她再一惊地是，前来开门的齐力见到她居然也是一副大吃一惊的表情。

在齐力毫不掩饰的注视下，李红艳的大脑里一片空白。她毫无目的地左右四顾，一边说着一些语无伦次的话：“陈羽飞还没来吗？她说……我们要给你送冰淇淋蛋糕的。对了，祝你生日快乐！”

齐力不说话，只是点点头，让开身子。李红艳僵硬地走了进去，她觉得自己显得非常蠢。

陈羽飞已经在座，看见李红艳进来，随随便便地点点头。

李红艳觉得自己应当向陈羽飞问一些话，比如，蛋糕订好了吗？钱够不够？等等。这些话可以为她证明一些什么。

但是李红艳并没有走上前去，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觉得自己问不出口。她只是拣了靠边的一张椅子坐下来。

桌上摆满了零食，还有大家带来的各种小摊上买来的廉价贺卡。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阿妹的 MTV，陈羽飞拿起话筒跟着唱起来。她的声音不好听，出声很不流畅，像是被人掐成了一段一段的。但她唱完了，大家还是大声喝彩。

李红艳没有跟着喝彩，她神情恍惚地看着这些与己无关的热闹。

门铃响了，陈羽飞大叫起来：“一定是蛋糕送到啦！”

她和赵天一起蹦到门口去，打开门，真的是蛋糕店的员工送来了蛋糕。

蛋糕不算大，但做工精细，富丽堂皇。陈羽飞手忙脚乱地在蛋糕上插生日蜡烛，一边叫赵天：“你快来帮忙呀，冰淇淋都要化掉啦！”

“是真的冰淇淋哪！”旁边有人羡慕地低呼。

“那当然，我和赵天特意去订的呀！”陈羽飞开心又得意。

生日蜡烛点起来了，陈羽飞和赵天一边一个，将生日蛋糕捧到齐力面前，大家跟着他们一齐唱：“Happy birthday to you!”

齐力英俊的面孔笑成了一朵好看又柔软的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么费心！”

开始分蛋糕了，李红艳分到一块小小的、有着一朵精致的白花的蛋糕。

“好看吧，特意切给你的！”陈羽飞朝李红艳亲热地笑着。

李红艳机械地、茫然地笑回去，她拿不准陈羽飞是不是真在对她说话、对她笑。

冰淇淋真的有点化掉了，花瓣的轮廓已经模糊，开始软软地往下瘫倒，有小小的乳白的水珠在慢慢地凝固。

李红艳惊觉自己的眼角也爬出了同样的水珠时，她被自己吓了一跳。她俯下头去吃蛋糕，匆匆忙忙地用手背蹭了一下眼角。

不是因为钱，真的不是因为钱。只是，一切都这样莫名其妙又偏偏这么理直气壮，除了再一次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像个傻瓜，李红艳找不到任何其他的感觉。

李红艳是提前告辞出来的。陈羽飞惋惜地说：“你这么快就走啦，再玩一会儿吧，我们还要玩好大一会儿呢。”

和以前陈羽飞说过的其他一些话一样，李红艳同样拿不准这句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一切都是含混的、模糊不清的，远离自己简单的人生经验，并且也远离妈妈的教导。李红艳无法把握和判断，她只有逃离。

回到家，令她惊讶又高兴的是，左朴竟然坐在家中的客厅里。妈妈说：“哎呀呀！你怎么才回来？左朴已经来了好大一会儿啦。”

左朴站起身，黑黑的脸上流淌着真诚的、略带羞涩的笑容：“你好！”

这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微笑，隔着好几步远，你也能强烈地、清晰地感受到它的诚意和实在。李红艳觉得眼睛里又有东西要流出来。她无法说话，只是朝左朴微微咧咧嘴，算是回答他的问候。

左朴是到城里来参加数学竞赛的，李红艳的爷爷奶奶托他带了很多自家地里产的东西来。

“我们的领队老师说你们学校的年级参赛选手叫方欣，是个女生。你认识她吗？”

李红艳点点头。

方欣，就是那个衣着朴素、剪一头短发、成天坐在自己的座

位上读书的小个子女生。她的座位离陈羽飞很近，仅在前面两排，但她好像从来不参与陈羽飞他们的课间谈论，她是属于另一个圈子里的人。

李红艳似乎这才想起来，班上还有其他的同学，其他的圈子。怎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自己眼睛里就一直只有飞来飞去的陈羽飞呢？

喝一口水 左朴又不知轻重地蹦出一句：“这次为什么你没参加呢？来的时候，我还想着我们可以在赛场上一见高低呢！”

左朴的话令李红艳有一种仿佛做梦的感觉。她勉强笑一笑说：“我现在的成绩……怎么说呢？没有以前的好吧！”

妈妈赶快打圆场：“艳艳刚到城里来没多久 还不适应呢 以后会好的。”

以后 以后真的会好吗？

站在公共汽车站牌下面，李红艳看着左朴登上几乎空无一人的公交车，回过头来对自己笑一笑，然后车子带着巨大的发动机的声响，很快地开走了。

李红艳一个人慢慢地往家里走。路上很安静，有路灯影影绰绰地在树间照着，李红艳似乎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她静静地听着，听着来自自己身体深处的、并不曾改变的呼吸。

任哥舒

感 觉 很 好

—

校园中很热闹，参加竞选校学生会干部的“校级人物”们正在散发介绍自己情况的资料。学校里这种顶级水准的场合总少不了潘也嘉。从托儿所、幼儿园直到现在进了高中，哪一年她都决不会没了“干部”当，而且基本上都是最高一级“领导干部”。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她感觉很好。她的邻居，从小学时代起就一直做她同班同学的卜广存，挤过来跟她笑笑，做个表示胜利的“V”字形手势，为她祝福。她发他一张资料，就不屑一顾地对他挥挥手，让他快过去，别挡其他人的路。这很有些伤人家的自尊心，不过她向来风风火火、英姿飒爽，管不了那么多婆婆妈妈。卜广存默默地走开了。潘也嘉忙中偷闲，转过头去目送了他几步。早在小学里，他就是她手下的“保护国”，是从小长得丰满、力量强大而又身居少先队大队长高位的女生潘也嘉，帮助小时长得很瘦弱的他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在其他男生欺负他时，她挺身而出，向后一捋额前的刘海，气势汹汹地朝对方嚷：“你做啥！”

你做啥！吓退那些恃强欺弱的家伙。

潘也嘉想竞选的是学生会宣传部长。在此之前，她先得做一件重要的事，把校文学社组织起来，并且坐定“社长”的位子。这样，“宣传部长”的竞选也就成功了一半。在卜广存祝福她，而她不屑一顾地对他挥挥手之后的第二天，她特意找卜广存去了，说决定介绍他参加全校档次最高的“朝霞文学社”，又补充一句：“其实我介绍了你，也就意味着你已经被接纳入社，因为我在我们这个文学社里基本上决定一切，只是接下来开个会，履行一下选举社长的程序罢了。”卜广存很有些惊喜，因为朝霞文学社对他这么一般的人来说可不一般：“你怎……会想到叫我参加朝霞文学社？”你是我的老同学嘛，不来吸收你吸收谁，那些高二、高三的同学一般不再参加文学社，文学社是我们高一的天下。”

二

选举朝霞文学社社长的会如期举行。潘也嘉率先提议：“我们文学社的选举别太一本正经了吧，就口头提出候选人，再大家举个手、表个态，我看就行了。”文学社这帮才子才女都挺潇洒的，一致同意这个不“一本正经”的潇洒的选举方法。潘也嘉使劲朝卜广存看去，他被她看得一愣一愣的，不知所措。其实她目光中的意思很简单：眼下缺一个提她名、选她当社长的声音，尽管她认为自己完全具备当社长的条件。她在迫切地等待着他这个老同学、老邻居发挥作用，不断用强烈的目光提示他。他悄悄地左右顾盼，下意识地搔着头皮。她实在忍耐不住了，只得开口把他引出来：“卜广存，咳咳，卜广存是高一（4）班的才子，最近有一篇作文，不，一篇短篇小说，受到语文老师高度评价，有家省级刊物已经决定要采用了……”

有人举手发言，顺着潘也嘉的话头嚷道：“那我们就选卜广存当社长吧。”潘也嘉手心里一阵发冷。卜广存吓一大跳，本能地又摇头又摇手，坚决否定这个提议。可是文学社众社员一哄而上，顺水推舟地都附和着选他为社长，不容他有插话的机会。

卜广存真的荣任“朝霞文学社”首任社长了，有点像是在梦中，他红着脸说不出话。社友们热情地朝他鼓掌。潘也嘉也鼓掌了，可是她不知道脸上应该堆一些什么表情。会后，卜广存走过来想跟她讲讲话，她一转身就走掉了。

卜广存还是坚决地找到了一个与潘也嘉交谈的机会。他正待开口，她抢在前头嚷：“社长大人有何指教？”我想……既然大家选我做社长，我就把这个文学社的事情干好吧。其实，真的，完全应该你当社长嘛。”你在瞎讲什么呀，选了你当社长，你就当！”她转过头去，没什么好脸色地昂首望着远处。他很诚恳、很谦虚地说：“我真的一点都没有经验，我想，搞一个诗歌朗诵会吧，能让文学社的开场有一点声势。请你帮着策划一下，行不行？”他认真地看着她。她抬头看天：“开玩笑，我能帮你策划什么呀。”她伸个懒腰。突然，她转转眼珠，若有所思道：“在这次活动中请个名人捧捧场倒是真的。我帮你请一个来怎么样？”“那当然太好啦！”

老老实实的卜广存立刻把潘也嘉将要请来名人的事通报社友们，大家听了都很高兴。潘也嘉却是随口胡诌，她根本没有这个打算，直到文学社的排场全部摆开，全体社员呆呆地望着欲穿，社长卜广存心急火燎地跑来问名人究竟还来不来，她才慢条斯理地公布“谜底”：“她没有空去请‘名人’，只好让大家空欢喜一场啦，很对不起。而且她还宣布，以后再没时间参加文学社活动，学校里有更重要的事不能少掉她。”

潘也嘉的这一招以及她的傲慢回答引起了公愤，朝霞文学

社接下来的一次活动就是对她进行“缺席审判”，毫不犹豫地替她办理了“退社”手续。

三

潘也嘉连创败绩：除了没能当上朝霞文学社社长，另外在校学生会干部的竞选中，不要说什么“部长”“连”“干事”之类的都没捞上一个当。她郁郁寡欢，十分孤独。她耐不住寂寞，考虑下来还是想进校文学社。她明白这是一厢情愿的事，便使了个小计谋，将自己已发表在外面刊物的两篇作文掩去署名，写上化名，然后将此送到朝霞文学社报名，自以为会让人费一番思量猜这个才华不俗的报名者是谁，从而显示自己的非同一般，先声夺人，震慑住文学社众人。

众人起先倒真的被震慑了一下，但随后在知道这非凡的“少年作家”乃潘也嘉时，响起一片反对声，依然不愿与她为伍。

早晨，卜广存骑车上学，潘也嘉在弄堂口拦住他，硬要坐上他车子后边的书包架，令他带她去学校。他脸红了，说：“这这被同学和老师看到……很怪的。”她杏目怒睁道：“我就是要坐在你车上！你真会忘恩负义！”这话里的意思他应该听得出：以前我潘也嘉保护过你，现在你怎么能不支持我不帮我的忙！

他硬着头皮，让她上车。到校时，男生都起哄，女生都行注目礼。潘也嘉却目不斜视，一手抓紧卜广存的衣角，一手梳理飘逸的秀发。他被她逼出满头大汗。渐渐地，她抓他衣角的手越攥越紧，很明显，她内心是那么的无助、虚弱和孤单。她既想发泄心中的恼怒，又希望获得精神依靠。

这天放学回到家后，潘也嘉听到两下彬彬有礼的敲门声，她开了门，没想到是卜广存来找她。他依然很诚恳很谦虚：“我想

在我家举行一次文学社活动，想搞得热闹一点，请你来当主持人，不知道你能答应吗？”卜广存这番主动登门，郑重其事地提出邀请，让她很高兴。可是她沉吟良久，却说：“你不怕‘很怪的’了，我又不是你们文学社的人，上你家去干吗呀！”他愣了愣，微笑道：“我们做邻居那么多年了，加上你比我大好些天，你就算我的‘表姐’嘛，表姐到表弟家来，怕什么？”他的尊重让她心中很舒畅，便欣然答应。届时她提前半天到他家，自己花钱买去一大堆彩纸、彩带、卡通粘贴画什么的，把他家布置成童话宫殿一般，真正是露了一手。社员们纷纷到来，卜广存热情接待，她面壁站着翻看一本厚厚的精装书，对熟识的同学们的出现不闻不问，心中却十分注意大家对屋内装饰的反应，充满期待。客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和欣赏，但当大家发现她正在一旁等着接受赞扬时，立刻兴味索然，不再作什么评判。潘也嘉已经用自己的高傲伤害了文学社的朋友们，别人对她作“冷处理”是理所当然的事。

潘也嘉悻悻地要离去，卜广存拦住她，邀请她列席文学社的活动。她一抽身坚决地要走，说：“下星期我非把王大成请来不可，到那时我再‘列席’不迟！”

四

《青春与小鸟》是最近一本非常流行的小说，作者叫王大成，那么他当然就是眼下的大名人啦。潘也嘉有个亲戚在作协工作，请个把作家来讲讲课什么的她还是很有办法的。她果然很快把事办妥了，作家王大成答应一定来见见文学社的同学们，星期五下午四点钟到校。潘也嘉让卜广存赶快出通知。通知出来了，观者议论纷纷，许多同学不无担心：我们别又让潘也嘉给耍了呀！